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械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二　　宋　程公說　撰

内魯弟六

定公　哀公

定公　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名宋昭公弟襄公子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在位十五年薨

經元年春王

胡安國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

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無傳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傳元年夏叔孫成子（婼之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丁仲切）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謀逐季氏）若公子宋（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新注公衍公為昭公子季氏欲廢昭公之子而立公子宋故歸

罪于二子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榮

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

經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冬盟于郯即拔脩邾好也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傳見晉　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

鼬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

經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敢卒無傳

傳五年夏六月季平子行下孟切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費宰子洩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季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逐懷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音阻逐公父歜昌欲反及秦遄皆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侵鄭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傳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使得罪於鄰國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

定之肇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新注論語公叔文子時然後言觀此可見）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強使正卿報晉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

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欲使晉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經七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許規切毁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莒夷曰（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無傳）秋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鬬志）曰顔高（魯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一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

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火故切）（傳言晉無軍政）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士鞅）執羔趙

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秋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音咤暫也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已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林楚怒馬及衢

而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即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

陽關以叛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得寶玉大弓

傳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隷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鮑文子十七年齊人名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

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輜車名說文衣車也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無傳齊人來歸鄆讙龜隂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冬叔孫州仇如齊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畫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五年以此奔齊
張大同曰夾谷之會先儒皆以孔子相儀片言之
間能却萊人兵已齊侯之享齊人愧謝遂歸鄆讙
龜陰之田此禮義足以屈强暴之效也或者尚疑
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詞恐未可信觀齊人之詞曰
齊師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齊
固暴矣而孔子荅之詞則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此語殆似戰國辯士藺相如抗秦王於澠池之比以力爭勝耳使魯果要盟以得汶陽而常以甲車三百乘從齊師其何以枝梧耶諒聖人處變必不肯如此也私謂夾谷之會乘二國用兵侵伐之後幸而解怨以平孔子一出周旋數語以禮折衝而强國震懼請歸侵田此聖德所感豈可誣者今欲删截書之贅詞從經書會以全左氏之說然後知夾谷相會為孔子之功公穀並不載盟

字令去盟而専書

會於經意為通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鱄諸殺吳王亦用劒刺之遂殺公若　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

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冬武叔

聘于齊謝致郈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經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六年為晉侵鄭叔還如鄭涖盟

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今始叛之

經十有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

傳十二年夏仲由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郈成强盛為害欲毁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輒不得志于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不狃叔孫

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程頤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

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帥師墮之費郈則墮矣成猶強不服是以公圍而不果墮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費斯得其義書此足以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于禮哉

經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無傳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

父及霄無傳

傳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胛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叛晉助范中行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無傳壬申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無傳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歸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不稱夫人不赴

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成也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名蔣一名昭定公子定姒所生十四年經終西狩獲麟十六年孔子卒而續經終二十七年薨而傳終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滕子來朝無傳

經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無傳魯黨晉范氏故懼比年四城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僖廟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孔子弟子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曰庀具也匹婢切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子服

何

至命宰人（冢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蒙葺公屋（以濡物護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三月縣教令于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瀋尺審切）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桓僖親盡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桓子寵臣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桓子妻若生男告公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退其位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男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經四年夏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冬叔還如齊無傳

經六年春城邾瑕夏齊國夏高張來奔傳見齊叔還會吴于柤無傳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經七年夏公會吴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七年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魯牢晉大夫過十謂范鞅昭二十一年吴王百牢不亦可乎乃與之詳見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

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背吳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音烏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隱公獻于

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僖有繹氏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

于邾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傳八年春吴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故魯人定十二年奔齊後自齊奔吴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輒王問於子泄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立必有與斃也

急則人人知懼皆將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奔魯為武城宰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相善國人懼為内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来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魯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三息暫切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載書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魯欲留景伯質吳吳許之復求吳王子交質吳人不欲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傳師于鄎夏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

宜絕句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問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樊遲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

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齊大夫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丁練切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甚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

戰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冉求所得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顏羽我不欲戰而能默不言夸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晁補之曰不狃徐步而死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

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以為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為勇乎則不戰以為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一死以為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

死皆見取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

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字子貢）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

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詳見齊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為下孔子歸魯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終言子為國老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灋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槖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

公娶于吴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公會吴于槖臯吴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傳見吴秋公至

自會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有二月螽

無傳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絶筆於獲麟左傳續經至孔子卒今自西狩獲麟下皆删續經而不録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

射以句繹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簡公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

尹焞曰孔子雖去位以其嘗爲大夫也故有大事義必告焉臣師程頤曰左氏謂孔子欲以魯國之衆加齊之半誠如此說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于周率與國而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使孔子得行其志則天下將知畏而

有所不敢東周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

深惜哉

初孟孺子洩（孟武伯）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孟孫氏邑）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秋

齊陳瓘如楚（陳桓子凡玉也）過衛仲由（子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

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

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成子冬及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謂以成邑入齊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

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好而魯永好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定九年齊衛叛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邑

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憖（魚覲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傳十七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簡公弟平公敬）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武伯名

傳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而不見答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復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

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夫人小邾女季氏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康子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冉有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康子父之舅氏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僖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公子荆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得其親說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

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使公盡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貢臨難而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右魯始終春秋凡十二公十一公書薨哀公之薨後春秋經終哀公始出孫于邾魯人立其子寧是為悼公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之

論曰春秋始於魯隱公書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即位其以示大始而欲正本歟隱公當立也而亦扳以立桓

公不當立也而因簒以立此春秋尊王之所以訓也傳者不達或謂隱為攝或謂隱為扳或謂隱為賢或謂隱為讓而春秋之義晦矣葢自隱公乖於大義亂天下繼立之分啓桓公簒奪之禍自桓公簒奪而三桓之兆成由是而下襄仲殺適立庶三桓嗣柄政權極而昭公遜齊定公無正作舍軍伍専命納叛禄去公室故曰大夫之僭禮由三桓也又極而家臣因大夫三桓之子孫既以衰微而春秋終焉然則春秋自元年首絀隱公即位

以明王法足以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謂非聖人莫能
修之渠不信夫

春秋分記卷五十二

春秋分記卷五十三

宋 程公說 撰

晉世本第一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武王少子成王母弟唐叔虞字子于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請擇日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國大夏曰晉陽唐叔子燮改唐為晉自唐叔至鄂侯十

三世莊十五年曲沃武侯并晉先晉遂絶僖二年始見于經晉初都晉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穆侯徙都絳孝侯改絳為翼曰翼侯在春秋前至武公自曲沃徙都復謂之絳今絳州翼城縣成六年景公又遷於新田今絳縣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侯緡

武侯　獻公

惠公　　懐公

鄂侯

名郄孝侯子即位二年曾隱之元年後五年奔隨桓王立哀侯六年晉人復逆之於隨納諸鄂

在位六年

隱公傳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桓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晉别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翼侯奔隨故立其子也

吕祖謙曰曲沃莊伯本非孽子正當助翼伐曲沃

今乃助曲沃伐翼附臣伐君殊非天討君臣之綱亂矣

傳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哀侯

名光鄂侯子隱五年周桓王立之明年改元至桓三年為曲沃所獲四年曲沃伯稱弑之在位九年

桓公傳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

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賔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

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文侯子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桓叔子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莊伯子伐翼次於陘庭韓萬莊伯弟御戎梁宏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

叔
欒賓之子

小子侯
哀侯子桓三年曲沃伯稱伐晉虜哀侯晉人立之明年改元是時曲沃益強至桓七年伯稱殺之
在位四年

桓公傳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侯緡
哀侯弟桓八年周桓王伐曲沃立緡改元至莊十五年曲沃伯稱伐晉侯緡滅之在位二十六年
先晉自此絶

桓公傳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冬王桓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傳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武公

名稱先晉稱侯之曾孫曲沃桓叔之孫曲沃莊伯之子自莊公十五年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為晉侯於是盡併晉地從都絳翼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先晉而代之凡六十七年武公代晉二年卒

莊公傳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僖王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晉武公以師伐夷殺夷詭諸詳見周

獻公諡法博聞多能曰獻

名佹諸武公子莊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莊公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傳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子孫强偪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傳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

子_{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傳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_{晉邑}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晁補之曰士蔿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為彊公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身

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為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啟文公晉其血食哉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傳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詳見虢

傳二十八年晉獻公武公子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納女於人曰女昵據切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皆獻公大夫賂之為耳目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狄地曠絕於晉

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閔公傳元年冬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將下軍先為之極

又馬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茍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為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衆歸之坤為

衆
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高之後
何休曰國之廢興有義有命不以名數按周之先
始於棄亦廢名也何以而大
傳二年冬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
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

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呂祖謙曰里克之意謂戰敗則害太子戰勝則必中驪姬之讒此所以請君舍之克入告君之言既

如此至出見太子則又教之孝國語所謂善處父子之間是矣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

其事也冬十二月闋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

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蘭敏修曰從大子者凡六人皆有言焉先友淺而闇羊舌大夫恭而僻先丹木近而全罕夷簡而持狐突敏而明梁餘子養違而道嗚呼吾其從梁餘子養之言乎夫晉侯之欲殺大子決矣吾寧負違

命之罪而使君無殺世子之名故逃之而去者為君也非自為也而梁餘子養知之先丹木之去亦可以全矣然為其身不為其君觀衣而知涼觀時而知殺觀金而知寒觀玦而知離非狐突之明無以及之至於先友則所見淺矣罕夷知君之心而不為太子計亦持之而已羊舌大夫知違命之不孝而不知陷父於不義者不孝之尤者也知棄事之不忠而不知陷君於不義者不忠之尤者也恭

則恭矣其僻之尤者也卒之太子死謚之曰恭其
入羊舌大夫之言乎
僖公經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詳見虞
傳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直救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國語反自稷桑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

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況益也彼有成矣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里克曰弑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呂祖謙曰中大夫里克也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憚者尚有里克使克能執正不回則驪姬之

計未必行今優施聞里克之言遂告驪姬姬聞中立之言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載本末初不同謀殺申生但著優施之教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見當時姬憚里克克若能守正不懼殺申生謀必不成克既說中立可以自免驪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須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音憤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欵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禮記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新注檀弓所載與左氏事同然曰君安驪姬只一安字與左氏遠甚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冬晉人執虞公

傳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　初晉侯

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晁補之曰士蔿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為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啟禍不然知三年將尋師焉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已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一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為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恐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公說曰虞公貪璧馬之賂而道晉以伐虢晉獻貪得國之利而滅虢以及虞志於貪而不知禍之踵乎後其失一也盖下陽滅而虞之亡形已成虞虢滅而申生之禍已作得不償失功不救亂可不謂之大惑歟故以一時之事言之則晉獻之勝雖加於虞公若其貪以致失則皆小人釁於勇啚於禍

者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非不欲校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經八年夏狄伐晉傳見狄

經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宰孔遇晉侯曰可無會

也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微戒獻公晉將有亂）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

叔曰（荀息）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晁補之曰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

知卒欲立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傅以直匡君可矣傅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夷吾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

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皇矣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詩抑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為寳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惠公 謚法柔質仁民曰惠

名夷吾獻公子小戎子所生僖九年里克殺奚齊卓子惠公自梁入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

在位十四年

僖公經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

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晉侯改葬共大子申生秋狐突適下國曲沃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明不復以晉畀秦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

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不從

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鄭子之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傳十一年春晉侯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傳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其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經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傳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偃曰期音基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

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傳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申生姊）屬賈君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武獻之族）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

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公曰不孫音遜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音漲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

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止獲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反垂頭髮拔舍從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踐猒也猒突之夢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若耕切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妹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告呂甥召使迎已子金飴甥字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

恐國人不從故先賞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衁血也䀎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嫁女於西知有責言不可報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故曰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說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火還害母故敗乃不出國歸妹睽孤寇張之弧睽上九爻辭姪待結切其從才用切姑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

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皙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藺敏脩曰惠公背秦施而乘鄭駟慶鄭諫之善矣

再諫而再不從以道去之可也乃幸其君之敗而不救將獲秦伯而誤之豈理也哉曰君實深之曰

固敗是求彼以晉侯爲愎吾見鄭其愎之尤也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賦也

傳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傳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

傳二十二年秋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秦所妻子圉懷嬴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傳二十三年秋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子圉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時狐毛賈佗皆從獨舉此五人賢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

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重耳妻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狐姬所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

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狐偃)(趙衰 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

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奉匜（音移）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蘭敏修曰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侯受之獨何心哉以禮辭之烏知其不反故夫懼不克而容為權者小人之事也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朝宗于海公賦六月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康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經二十有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是年文公入國

懷公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名圉惠公子為質於秦僖公二十三年自秦逃歸嗣立明年文公入懷公出亡即遇殺

春秋分記卷五十三